一封家書　■易予

期中考後，許多人紛紛出遊，或狂歡或小酌或補眠，不管如何，都是為了解壓，然而我仍於陋室之中，舉孤燈以待雞鳴。左手振筆疾書，右手翻查典籍，忙完了報告忙另一科；討論課的講義還沒有看，讀書會的更不用說，要交的論文大綱還沒有頭緒，而該死的，我又竟然答應了別人的邀稿——考後至今，我日子過得有如打仗一般，可謂「烽火連三月」。

每當咬筆苦思之際，或夜闌人靜之時；下弦月如垂下的眼簾，只留下細彎彎的弧線如鉤，而我總不經意地輕輕抬起頭，凝神遠望——垂下的簾如佛微闔的慈眸，眨眼間，是母親的淺淺的微笑，如星閃爍。

媽媽在高雄每天加班，可是她在電話中絕口不提，總又是淡淡地說一句：「早晚天氣多變，你要注意一下，嗯？」我總是在電話的這一端頷首點頭，雖然我明明知道她看不見。我也不提起我的忙碌來增加她的憂愁，又是靜靜聽她話家常，或插上幾句護她的話，偶爾也杜撰些小麻煩，讓她覺得我仍需要她，也將生活蜻蜓點水地提提，讓她心裡有譜，而能心安。或許感情深厚時，講的話都反而清淡。

可是僅管南北對話，而電話一掛，兩頭似乎恢復平靜，但我心頭總有些話梗在喉嚨裡。我想，我有這種感覺，媽媽大概也是如此吧？為了遊子繼起的步伐穩健，為了媽媽不再輾轉難眠，彼此都有所隱瞞，深怕猛烈的關懷成為一種化不去的重擔。

總是在說「再見」後的一瞬間，南與北即將踩著寂寞而展向兩頭，「媽媽！」心底忍不住一聲喊，或許此刻媽媽已掛下電話，呼喊也就懸在我小小的房中，就算再拿起電話，話筒裡的嘟嘟聲，竟也令人沉默，恍然間，其聲如鐘，斗室為母，我撐著長筆如篙，襯著月光，溯向母親的眠床——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。

媽媽是聽見了呢？還是沒有聽見？電話掛下後，我總會不自主地持著話筒，發好一會兒呆。

寫一封信的念頭悄悄在心中凝固了。只是沒想到信紙攤開來又摺好，如此幾回，梗著

的話語依然無法在紙上馳騁開來，而案牘勞形，信紙上的字總是不過三行。

那天，我又呆呆地覷著三行以下的空白良久。筆，無奈地躺著；紙，輕輕舒展身上的壓痕。

猛然伸個不懶的腰，推開桌上的書山，守住信紙的江山半壁。

一封信貿貿然從山中落下，落在我欲振筆攻下的信紙中原，信封上的字跡是弦月、是微笑、是鉤。我拿起電話，望著只有三行淺淺字跡如蟻的信紙，「媽媽」，信開頭二字漸漸朦朧。

……話筒「嘟」的長聲傳來——「夜半鐘聲到……」